

主编 / 季羡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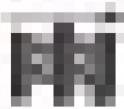


雨

刘半农 ● 吉林摄影出版社



卷之三
秋景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雨

刘半农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羡林,谷向阳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3

ISBN 7-80606-247-5

I . 20… II . ①季… ②谷…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28483 号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雨 刘半农 著

责任编辑:王保华

封面设计:龙震海

开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 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 99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纶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策划:王保华

作者小传

【刘半农】（1891～1934） 原名寿彭，又名复，江苏江阴人。1906年入常州府中学堂，1913年前后任《中华新报》和中华书局编辑，1917年任北京大学法科预科教授。1920年赴欧洲留学，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与法国巴黎大学研究语音学，1925年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归国，仍在北京大学任教，并兼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职。1934年赴西北调查方言不幸染病，后逝世于北京。

刘半农的一生，在新文学创作、语言语音研究方面均有重要建树。他自1916年起在《新青年》上发表读书札记式的杂文《灵霞馆笔记》，后又发表不少文艺批评、通信、随感录等，多收入《半农杂文》第一册（北平星云堂书店，1934）、《半农杂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其中《奉答王敬轩》、《作揖主义》等文，因痛驳封建顽固派反对新文学的种种谬论，嘲弄封建势力形形色色的丑态而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文献。鲁迅曾赞许他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忆刘半农君》）刘半农写于20年代中期的杂文《悼“快绝一世”徐树铮将军》、《呜呼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三月十八》等，在揭露抨击封建军阀暴行时也颇具嬉笑怒骂的战斗力。总的来看，其文风清浅晓畅，泼辣而幽默，“有举重若轻的本领……清淡时如微云淡月，浓重时如狂风急雨，总叫人神清气爽。”（《半农杂文·自序》）但有时也失之浅直与草率。此外，他还是最早发表新诗的作者之一，并较早写作散文诗与拟民歌体诗，出版了诗集《瓦釜集》、《扬鞭策》，在现代诗坛上也颇有声名。而他在语音学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则更为学界所瞩目。

目 录

作者小传	(1)
雨	(1)
静	(2)
晓	(4)
饿	(5)
老牛	(9)
“她”字问题	(10)
甘苦之言	(15)
再写几句	(18)
北大河	(21)
留别北大学生的演说	(27)
神州国光录	(30)
开学问题	(33)
老实说了吧	(35)
“老实说了”的结束	(39)
“作揖主义”	(44)
为免除误会起见	(49)

目

录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三十五年过去了！	(52)
关于外国话及外国字	(55)
好聪明的北平商人	(61)
谨防扒手!!!	(64)
徐志摩先生的耳朵	(66)
为汪局长脱靴	(71)
论胡适之的“好好先生”	(74)
与疑古玄同抬杠	(76)
刘半农致钱玄同	(79)
半农家信	(81)
刘半农致胡适	(84)
致北平市长周大文	(87)
《扬鞭集》自序	(89)
《半农杂文》集自序	(91)
《梅兰芳歌曲谱》序	(99)
译《茶花女》剧本序	(105)
也算发刊词	(107)
目 重印《何典》序	(110)
寄周启明	(113)

录

雨

妈！我今天要睡了——要靠着我的妈早些睡了。听！后面草地上，更没有半点声音；是我的小朋友们，都靠着他们的妈早些去睡了。

听！后面草地上，更没有半点声音；只是墨也似的黑！只是墨也似的黑！怕啊！野狗野猫在远远地叫，可不要来啊！只是那叮口丁咚咚的雨，为什么还在那里叮叮咚咚的响？

妈！我要睡了！那不怕野狗野猫的雨，还在墨黑的草地上，叮叮咚咚的响。它为什么不回去呢？它为什么不靠着它的妈，早些睡呢？

妈！你为什么笑？你说它没有家乡？——昨天不下雨的时候，草地上全是月光，它到哪里去了呢？你说它没有妈么？——不是你前天说，天上的黑云，便是它的妈么？

妈！我要睡了！你就关上了窗，不要让雨来打湿了我们的床。你就把我的小雨衣借给雨，不要让雨打湿了雨的衣裳。

雨
水
滴
答
答

静

心底里迸裂出来的声音，在小屋中激荡了一回，也就静了。

静了！鼠眼在冷梁上悄悄地闪，石油在小灯里慢慢地燃。

他俩也不觉得眼睛红，他俩早陪了十多天的夜了。他俩已经麻木，不再觉得两边肋肋下一丝丝地嗡着痛了。

沉寂的午夜，还是昨天午夜般的沉寂。

只更静，静的听得见屋顶里落下来的尘埃灰屑。

他忽然爆发似地说：“‘黄叶不落青叶落！’去年先去了他的妻，今年他也去了。要去的去不了，不能去的可去了！”

她不响。灯光在她老眼中，金花似的舞；她眼前是黑雾般的一片模糊。

她对着床上躺着的看！看！看……她想：他真的去了么？不还在屋中？耳朵里不分明还是他的呻吟？他的呼痛？……

他身上盖的被，怎？……不还是浪纹般的颤动？……

她回想到三十年前，这拳大的一个血泡儿，她怎样的捧！是！只是三十年，很近！他两点漆黑的小眼，她还记得很清。

静！什么地方的野狗，一声——两声——……

鸟醒了，灯淡了，纸窗上的黎明，又幽幽地来了。“怎么好？……只是二十多天的病，真的是梦也没做到！”

“他呢，完了！我们呢，也快了！只还留下个小的，不也就完了！”

静！纸窗上的黎明，幽幽淡淡的黎明……

乌沉沉的晨风，昨天般的吹来。近地处几片纸灰，打个小旋儿，便轻轻地飘散。

小巷中卖菜的声音，随着血红的朝阳，把睡着的一齐催醒。

破絮中的小的，也翻了个身，张开眼睛问：“公！婆！爸爸的病，想是轻了；他已不像昨天般地呻吟了！”

“.....”

白发，白须，人面，纸灰，一般的白。阶前慢慢地走着日影，颊上漫漫地流着泪珠，一般的静，静……

静

晓

火车一永远是这么快——向前飞进。

天色渐渐的亮了；不觉得长夜已过，只觉车中的灯，一点点的暗下来。

车窗外面：——

起初是昏沉沉一片黑，慢慢露出微光，露出鱼肚白的天，露出紫色，红色，金色的霞采。

是天上疏疏密密的云？是地上的池沼？丘陵？草木？是流霞？辨别不出。

太阳的光线，一丝丝透出来，照见一片平原，罩着层白蒙蒙的薄雾。雾中隐隐约约，有几墩绿油油的矮树。雾顶上，托着些淡淡的远山。几处炊烟，在山坳里徐徐动荡。

这样的景色，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

晓风轻轻吹来，很凉快，很清洁，叫我不甘心睡。回看车中，大家东横西倒，鼾声呼呼，现出那干一枯一黄一白一很可怜的脸色！

只有一个三岁的女孩，躺在我手臂上，笑弥弥的，两颊像苹果，映着朝阳。

饿

他饿了；他静悄悄的立在门口；他也不想什么，只是没精没采，把一个指头放在口中咬。

他看见门对面的荒地上，正聚集着许多小孩，唱歌的唱歌，捉迷藏的捉迷藏。

他想：我也何妨去？但是，我总觉得没有气力，我便坐在门槛上看看罢。

他眼看着地上的人影，渐渐地变长；他眼看着太阳的光，渐渐的变暗。“妈妈说的，这是太阳要回去睡觉了。”

他看见许多人家的烟囱，都在那里出烟；他看见天上一群群的黑鸦，咿咿呀呀地叫着，向远远的一座破塔上飞去。他说：“你们都回去睡觉了么？你们都吃饱了晚饭了么？”

他远望着夕阳中的那座破塔，尖头上生长着几株小树，许多枯草。他想着人家告诉我：那座破塔里，有一条“斗大的头的蛇！”他说：“哦！怕啊！”

他回进门去，看见他妈妈，正在屋后小园中洗衣服——是洗人家的衣服——一只脚摇着摇篮；摇篮里的小弟弟，却还不住地啼哭。他又恐怕他妈妈，向他垂着眼

泪说，“大郎！你又来了！”他就一响也不响，重新跑了出来！

他爸爸是出去的了，他却不敢在空屋子里坐；他觉得黑沉沉的屋角里，闪动着一双睁圆的眼睛——不是别人的，恰恰是他爸爸的眼睛！

他一响也不响，重新跑了出来——仍旧是没精没采的，咬着一个小指头；仍旧是没精没采，在门槛上坐着。他真饿了！——饿得他的呼吸，也不平均了；饿得他全身的筋肉，竦竦地发抖！可是他并不啼哭，只在他直光的大眼眶里，微微有些泪痕！因为他是有过经验的了！——他啼哭过好多次，却还总得要等，要等他爸爸买米回来！

他想爸爸真好啊！他天天买米给我们吃。但是一转身，他又想着了——他想着他爸爸，有一双睁圆的眼睛！

他想到每吃饭时，他吃了一半碗，想再添些，他爸爸便睁圆了眼睛说：“小孩子不知道‘饱足’，还要多吃！留些明天吃吃罢！”他妈妈总是垂着眼泪说，“你便少喝一‘开’酒，让他多吃一口罢！再不然，便譬如是我——我多吃了一口！”他爸爸不说什么，却睁圆着一双眼睛！

他也不懂得爸爸的眼睛，为什么要睁圆着，他也不懂得妈妈的眼泪，为什么要垂下。但是，他就此不再吃，他就悄悄地走开了！

他还常常想着他姑母——“啊！——好久了！妈妈说，是三年了！”三年前，他姑母来时，带来两条咸鱼，一方咸肉。他姑母不久就去了，他却天天想着她。他还

记得有一条咸鱼，挂在窗口，直挂到过年！

他常常问他的妈妈，“姑母呢？我的好姑母，为什么不来？”他妈妈说，“她住得远咧！——有五十里路，走要走一天！”

是呀，他天天是同样地想，——他想着他妈妈，想着他爸爸，想着他摇篮里的弟弟，想着他姑母。他还想着那破塔中的一条蛇，他说：“它的头有斗一样大，不知道它两只眼睛，有多少大？”

他咬着指着，想着想着，直想到天黑。他心中想的，是天天一样，他眼中看见的，也是天天一样。

他又听见一声听惯的“哇……乌……”，他又看见那卖豆腐花的，把担子歇在对面的荒场上。孩子们都不游戏了，都围起那担子来，捧着小碗吃。

他也问过妈妈，“我们为什么不吃豆腐花？”妈妈说，“他们是吃了就不再吃晚饭的了！”他想，他们真可怜啊！

吃那一小碗东西，不饿的么？但是他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不饿？同时担子上的小火炉，煎着酱油，把香风一阵阵送来，叫他分外的饿了！

天渐渐地暗了，他又看见五个看惯的木匠，依旧是背着斧头锯子，抽着黄烟走过。那个年纪最大的——他知道他名叫“老娘舅”——依旧是喝得满面通红，一跛一跛的走；一只手里，还提着半瓶黄酒。

他看着看着，直看到远远的破塔，已渐渐的看不见了；那荒场上的豆腐花担子，也挑着走了。他于是和天天一样，看见那边街头上，来了四个兵，都穿着红边马

褂：两个拿着军棍，两个打着灯。后面是一个骑马的兵官，戴着圆圆的眼镜。

荒场上的小孩，远远地看见兵来，都说“夜了”！一下子就不见了！街头躺着一只黑狗，却跳了起来，紧跟着兵官的马脚，汪汪的嗥！

他也说，“夜了夜了！爸爸还不回来，我可要进去了！”他正要掩门，又看见一个女人，手里提着几条鱼，从他面前走过。他掩上了门，在微光中摸索着说，“这是什么人家的小孩的姑母啊！”

